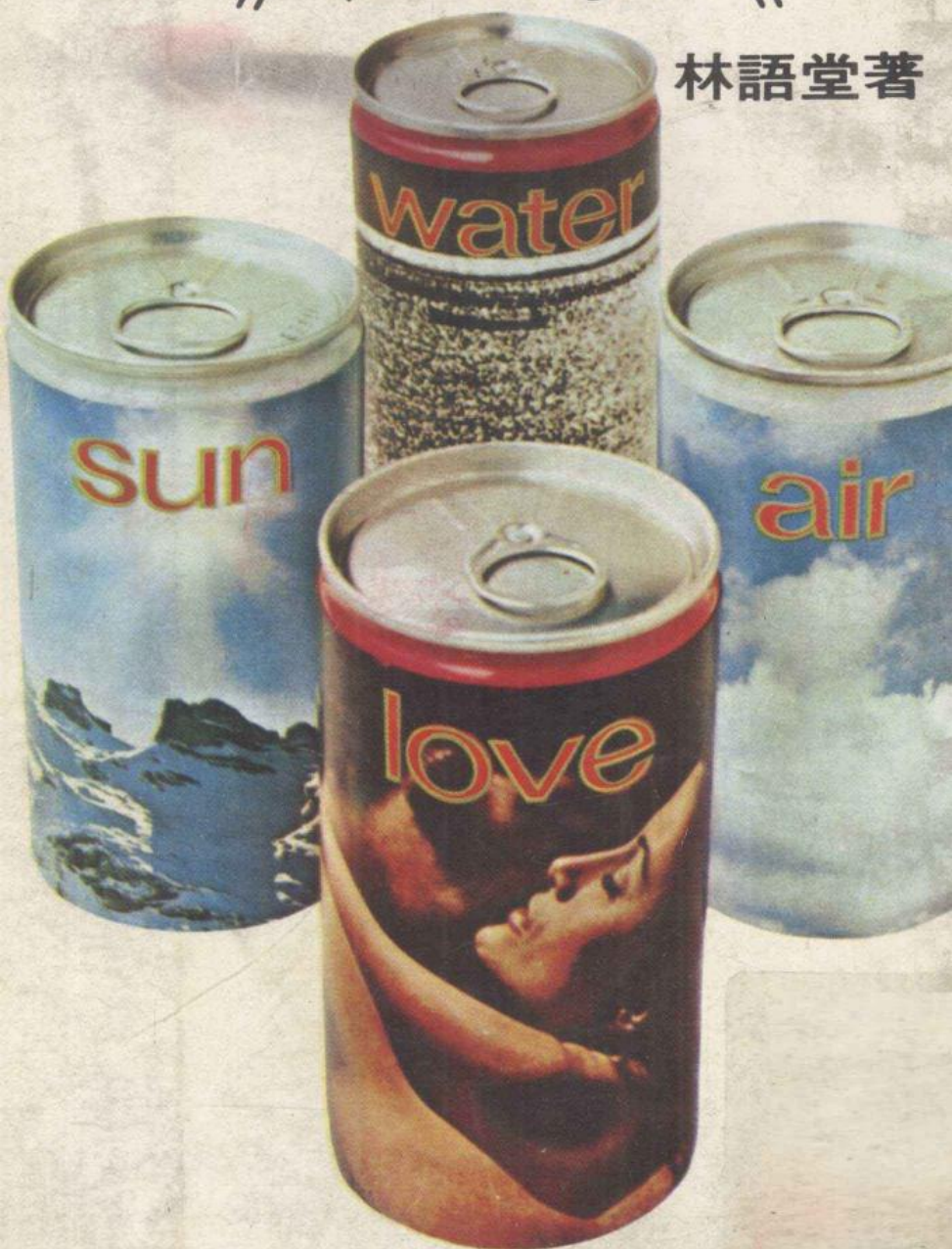


# 《遠景》

林語堂著



遠

景

林

語

題

是

# 遠 景

遠 景 叢 刊 23

|       |                            |
|-------|----------------------------|
| 著 者   | 林 語 堂                      |
| 譯 者   | 鄭 秋 水                      |
| 發 行 者 | 鄧 維 楨                      |
| 出 版 者 | 遠 景 出 版 社                  |
|       | 臺 北 郵 局 36—105 號 信 箱       |
|       | 郵 撥：1 0 2 2 2 1            |
| 發 行 所 | 遠 景 出 版 社                  |
|       | 臺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1 號 |
|       | 電 話：7 1 1—7 8 7 1          |
| 印 刷 所 | 大 進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
|       | 臺 北 市 西 藏 路 251 巷 8 號      |
| 特 價   | 新 臺 幣 55 元                 |
| 初 版   | 中 華 民 國 64 年 10 月          |
| 再 版   | 中 華 民 國 64 年 11 月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05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 著 作 權 · 翻 印 必 究

門 市 部：  
中 國 書 城  
臺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號

尤麗黛覺得飄飄欲仙。一點勁兒都沒有，恍恍惚惚像在夢境中，其實又知道不是夢。

她寧可相信這一切只是做夢。她就不會那麼慘了。那天跌在海灘上，手腕上的擦痕，現在已變硬、變紫，可見她不是在天上的某一個地方——譬如金蘋果園吧——復活。不，她是在地球上，在她和保羅兩星期以前例行工作中偶然發現的一個小島上。他們曾經開香檳酒來慶祝這一大發現——在沈悶、單調的地學測量工作中，這可是一帖無上的興奮劑呢。

她憐愛地看看自己的手錶。一件複雜的器械，有四個針盤和五根指針，是地學測量會所屬的民主世界聯邦給她的，嘉獎她對安第斯山卓越而寶貴的服務。手錶背面刻着一堆小字：「送給芭芭拉·梅瑞克小姐，感謝她在民主世界聯邦世界糧食健康部門中為地學測量會所做的勇敢的拓荒工作。西元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她在小島上康復後不久，改名為尤麗黛，島上居民大部分是希臘人，叫起來比較方便。）這隻日曆錶是她旅程中最有用的一件禮物。現在明確指出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一。單單這隻錶就足以確定她和外面世界的接觸，以及眼前的真實性。她需要確定的感覺。

她很清醒、很正常，一次又一次對自己說，她被迫降到一個太平洋的怪島上，她同代的人連

聽都沒聽過這個島的名字。她清清楚楚想起過去幾天的事變，他們如何離開奇利安海岸上的聖菲利浦，飛得很穩，晚上如何登陸，她同事兼未婚夫保羅死去，第二天又如何火葬——接著就是一片茫然。她回想這些事情，一心要吸收在記憶裏。她不喜歡誇大自己的情境；那與她的俄亥俄脾氣不符。她真不願意相信自己孤獨無依，成為永久的俘虜，與世界斷了音訊，回去的希望很渺茫。她若想回去，只有依靠特別的事變了。

在保羅遺體火化的小丘頂，她當場昏倒，足足昏迷了二十四小時。後來幾天一直昏昏沈沈、軟弱無力，她始終覺得自己的情況沒有真實感。南太平洋上的泰諾斯島——保羅和她的新發現。也很可能——她一直有這個想法——她已經撞死了，現在所看見的島上生活只是她再次投胎的世界。沒有人知道來生是什麼樣子；也許就和她所離開的世界差不多，只有稍微好一點，色彩愉快一些，也和平一些。對了，用「和平」一辭很恰當。不過這若是一個和平的世界，也就等於天堂了，至少有資格當天堂。民主世界聯邦唯一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她也為這個理由貢獻了全部的心力。她現在是在做夢呢，還是身心都活着？等她喝了一些湯，頭腦清楚些，那些瘋狂的恐懼和幻想也消失了。感官的觸覺得到了印證。毫無疑問，她還活着。只是四周的生活太新奇、太意外、太陌生而已。

天空更藍，爬在小屋牆上的九重葛更鮮、更濃、紫得更放肆，這還不算稀奇，園中的黃佛手樹皮厚厚的，末端像半屈的手指，怪得嚇人，也大得嚇人。由她的床上望去，可以看見清晨海面上的一層乳色光暈，點綴著幾條漁船，在海面上十分醒目，靜悄悄地停在那裏，整個畫面簡直像

藝術家筆下的一幅傑作，成為靜止的永恒。這時候，大海有如一片乳漿，又像一片灰藍、熔融的液體，靜靜閃着銀光，輕風也吹不皺。暗暗的船影和船後的黑色水波與海面形成對比，顯得又大膽又強壯，就像大師筆下的黑色墨跡。再望過去，就是蛋色的太陽光，消失在地平線遠方凝結的雲層底下。

她流出汗來，不是身體發熱，而是空中有一股微溫。空氣中擾動着微弱、難辨的蟲鳴，反反覆覆，偶爾會有鴟鳥短促而尖銳的叫聲，或者白喉雀的流音劃破其中的單調。她住的房間位在小島北山脊一座房子的樓下，俯視深深的峽谷，谷底有一條小溪，把山脊上零零落落的房子，和斜向半里外大海的陡坡隔開來。白天樓下的房間比較涼爽；兩面開窗，可以看見山泉下瀉的迷人景觀。泉水的汨汨聲，聽起來真像遠處學童的嬉鬧，下午雷雨之後音量更大。這一陣短促的雷雨，也許只下一刻鐘或半小時就停了，是小島氣候的固定特徵，能把空中和路面的灰塵洗得乾乾淨淨。陣雨之後，她由午睡中醒來，常會聆聽到一首特別的樂曲，覺得很好玩。高高的樹梢上葉子在抖動，甩下一串串水珠，滴入院子下面的水池裏。這陣水波的聲音漸漸歇下來，然後是兩三種固定、協和的敲打，間隔各不相同，一次比一次快，有時湊在一起合鳴，有時又錯開了，再次互相追趕。

她半坐在床上，可以看見山楂樹叢橫生在陰影裏，順着小溪的兩岸排列着。土著女僕波薇娜中午常常到溪水裏游泳；她那褐色的肢體、長長的頭髮、閃亮的明眸、當衆裸體的自然態度，以及這單純的一切，樣樣使她迷惑。有時其他的女人也出現在小溪的上流，像森林女神似的，也同

樣一絲不掛。她在奇利安海岸和秘魯邊界呆過，已習慣了不同民族奇特的言行和風俗。她早料到城市附近有熱帶林、巨大的杉木和橄欖樹，也該料到這些的。

不，橄欖樹例外。那是一項很令人困擾的景觀，而且還不止這一項呢。她因為震驚和疲勞，昏昏欲睡，隱約覺得自己是在古希臘，或阿加底亞的某一個小島上，或者在阿提卡平原的某處，又拚命抗拒這個想法。巨大的岩峯下有幾處台地，上面列着橄欖樹叢和牧羊人的白色方形小屋，再加上吃草的羊羣，由她的後窗望去，確實給人完全希臘式的印象。她簡直以為小島瘋狂了，否則就是她自己神智有問題。還有一些不可能用的名字！與她同住的美國婦人名叫愛媽·愛媽，可能是一位人類學家，一頭白髮埋在大筆記本後面。美國人為什麼自稱愛媽·愛媽呢？那是希臘文裏面的M·M二字；這裏的一切都帶着希臘氣息。

還有利西帕斯醫生，從她生病以來每天早晨都來看她，體型矮矮壯壯，總是帶一把金盞花，還有一瓶泛白的橘子汁給她喝。向這位移種的現代醫生抗議也沒有用。尤麗黛非常不信任他。誰也不容易信任一個裸胸、外表粗野、永遠掛着痴笑、口操半古語的醫生。他眼中不帶同情，對病人的福利毫無掛心的跡象。他總是帶來固定的藥，從來不問她的病況，對於她一切的問題，永遠說一句魯莽、不體貼的「喝下去！」然後就和愛媽·愛媽討論小島飛過的各種麻雀和鸚鵡——這位醫生是鳥類學家。他對鳥類學比對病人還要認真。「喝下去！」他說。他真沒有治病的禮節。也許連他都不相信自己的職業。他對病人毫無幫助。

尤麗黛聽愛媽·愛媽說，這個小島上，病人不管有沒有吃藥，都會自己康復。也許這是利西

帕斯醫生說的。

她不太信任那瓶橘汁——一個可怕的醫生所開的怪藥。醫生告訴她，她若不喝，就要給她放血了。利西帕斯醫生說，如果有其他辦法，他不會爲任何人放血的，何況是這麼漂亮的小姐。「這個美國人——好漂亮——像月神黛安娜，不是嗎？」他用支離破碎的英語說。聽起來很悅耳；希臘調總是軟軟的，悠悠閒閒的，非常好聽，語尾總加上一句「不是嗎？」好像要引出或投入一場長長的哲學探索，要研究事實的真相或我們思想的本性。這個神秘的措辭迷住了她；任何小姐都會高高興興走出病房，告訴她的朋友，她已被醫生「放血」了。

「什麼叫放血？」利西帕斯走後，她問愛媽·愛媽。

「就是把妳的血脈割開。」

「我的血脈？」

「是的，妳的血脈——血管。」

「喔，我懂了。」尤麗黛猛抽了一口氣說。這個想法深入到她的腦袋裏——模糊而不確定——原來醫生要放她的血。不，她寧可做乖孩子，吃下那一瓶邋遢的藥水。

尤麗黛懷疑這瓶橘汁是一種愛情藥，她明明聽到利西帕斯和愛媽·愛媽談話的時候提到了這一個字。她虔誠希望這不是一種媚藥，使她愛上那個醫生，那個矮胖、裸胸、捲鬚子的紳士！不管她轉向哪邊，看到、聽到或想起的總是希臘的東西。希臘人似乎取得了「愛」字的專利權——從愛情藥到愛智學（即哲學），不一而足。還有媚藥！希臘人真的情感那麼豐富嗎？橘汁有一種

說不出來的味道，對她似乎頗有影響。使她平靜下來，精神恢復了愉快。喝完以後，她頭腦總覺得清楚多了。

坦白說，她曾經精神錯亂。如果她在這兒發現了野人，甚至食人族，還不會太吃驚，但是為什麼她見到的竟是一個歐洲人的殖民地，快樂，滿足，文化程度高，而且還不受戰爭的干擾？她突然想到，戰爭的陰影若不來威脅，能過快樂、無憂、簡單的日子，也許是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人類理想社會一個可能的發展，能脫離現代文明自找的複雜和衝突。自一九七〇年她出生以後，滿耳儘是殺伐聲和戰爭的威脅。這個殖民地由哪兒來的？誰計劃的？美國婦人愛媽·愛媽在這兒幹什麼呢？一切都不太對勁。她身子稍強一點，這種不真實感就消失了。但是到了午夜，疑慮又再次向她襲來。

她曾經讀到，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叢林的某處有一個德、奧殖民地，完全被世人遺忘了，一次世界大戰後才被一位飛行員發現；他們與世隔絕，根本沒聽過一次大戰，有人問那兒的女人最需要什麼，答案竟是一個磨肉機，以取代用壞的舊磨。一九五三年，英國人再殖民馬來亞叢林的時候，發現裏面有一個中國殖民地，他們遣世獨立了兩百多年；只約略聽過祖先談起大海，閱讀的還是論語手抄本。希特勒敗績以後，一艘潛水艇載着船員失踪了；十五年後，有人發現他們已在遙遠的太平洋小島上建立殖民地，與土女結婚，成家立業，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也根本不關心。也許這兒就是那種怪殖民地之一吧，由於戰亂關係而形成，已完全被世人遺忘。

是的，她知道自己沒有毛病。她身心都完整無傷。只是最近發生的事情太意外，又看到島上

男女的服裝和風俗，再加上保羅的死，使她一時受不了而已。這裏的生活方式和她所習慣的生活相差太多，難免給她古怪、不穩的印象；也可以說，這兒的秩序與和平太令她不解。她只需要一段時間就能恢復過來，再次找到自己的方向。

說不定她發現泰諾斯，就會有一番刺激、新奇的遭遇呢。

## 2

她還沒有完全康復。人躺在床上，一心要把這幾天的印象串連起來。

「加美，加塞，加台」她記得自己病重的時候，曾在床上反覆念這幾個字。出殯的行列，音樂、歌舞，頭戴白紗，身穿白袍，露出酥胸及一肩的美女——不可思議的七弦琴聲，陰間的佳曲，還有琵琶和小提琴的聲音——這種種印象在她的腦海中模模糊糊飄過，造成夢境般不真實的感覺。怎麼有小提琴呢？誰帶來的？當然不會是遇難的水手，也不會是匆忙收拾行李，逃避原子彈的難民。她學過希臘文，離開大學後就忘得精光，也許埋藏起來了，現在又有一小部分由她的潛意識裏浮現。大學念過的希臘文中，有一串字印象特別深刻——加美，加塞，加台。她喜歡這串字。我靜靜躺着——你靜靜躺着——他靜靜躺着。聽起來懶洋洋的，懶得迷人。以前禮拜天早晨她常常賴在床上，直躺到十一點，反覆念這幾個字，心裏覺得好奢侈。這時候她和同學老愛說，「我覺得睡今今的。」她們的意思是「昏昏欲睡」。

四、五天前她還是芭芭拉·梅瑞克。她和保羅一直在奇利安村落一個孤立的前哨點工作。他們的任務就是飛到空中，用一種鐵絲格的模型來測量這一帶所有的陸地和海洋。工作很單調、機械化，後來竟顯得有些愚蠢。當然，那一帶沒有島嶼——只有幾千萬方哩的海水。有一次他們飛

到三千呎的高空。下面的海洋被一層密雲遮住了，能見度極低。雲縫中只見一片片暗藍的水面。保羅堅持要維持原來的高度，認為這樣才安全。他們木木地拍了幾張照片。回到聖菲利浦，他們發現其中一張照片有很暗的陰影出現在雲層間，像水面也像林地，周圍有一圈色澤較淺的影子，似乎是海岸線。暗色的地方有三、四處小小的白直線，很可能是石質建築物。如果這是一個小島，甚至還可以住人或已有人居住，那可真是沈悶工作中最刺激的一大發現。他們可以向世界糧食健康部提出新的報告。當然啦，除非這一項發現已經證實，他們是不會先向任何人提起的。

尤麗黛記得很清楚，那夜他們起飛的時候相當興奮，假如小島確實存在，他們打算在第二天日落之前經過小島。他們抵達那兒，熱帶太陽剛由他們面前落入海裏。他們先是一陣興奮，接着感到心亂和害怕。上面也許有食人族呢。尤麗黛記得，保羅當時把槍帶調整了一下，還扳上手鎗的發條。那樣子看起來蠻好笑的。保羅不是軍人；他是一個科學家。他低飛了三刻鐘，一次又一次繞着小島。由飛機上望去，小島很像扒開、手足殘斷的章魚，海岸線彎彎曲曲的，部分外緣有更小的列島圍繞着。西邊、南邊有珊瑚礁排列。小島本身是一片林地和草原，中間有一座平滑、相當高的圓形石峯，正在夕陽中發出紅紫的光輝。

毫無疑問，小島有人住；他們看到一些白色的小屋，還有一座方形、列滿廊柱的凝灰岩大廈。他們大吃一驚。拿不定主意。小島不該在那兒的，何況這些房子證明了相當高的文化。誰也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文明區。然後，他們再飛一圈，發現海岸外面有幾艘漁船。雖有這麼多跡象，小島彷彿一片死寂。城市的中心覆蓋在叢林裏，他們沒有注意到。保羅決心要把全島的人「闖

「出來，看他們尖叫跑出戶外。結果連一個活人都沒有。」

他們決定在礁湖岸邊降落。好嚇人，岸邊竟列滿屍體。他們的引擎呼呼向下衝，試探地掠過海岸，打算一看見林中有子彈或長矛射出來，馬上就飛走。他們靜悄悄地，眼睛四處張望，耳朵保持警覺。一片死寂，他們留在機座裏，隨時等待任何事情發生。這一片沈默實在令人費解。居民一定看到他們了。佈滿簇葉的黑森林是不是有一雙雙眼睛向外偷看？保羅疲憊不堪，尤麗黛的心像抽水機，卜卜跳個不停。顯然沒有人注意他們。

夜色降臨島上，給人一種虛偽的安全感。無論如何，他們很高興被夜色所籠罩。他們必須要採取行動，可是他們實在太累了。誰知道呢？也許居民都很友善。他們漸漸有勇氣走出來呼吸島上新鮮的空氣。他們不能探險；黑夜中也沒什麼可看的。視線中連一盞燈都沒有。這一點很特別。兩人一起立在無人的世界裏，默不出聲，保羅突然爆出一陣狂笑，尤麗黛也笑了，整個情況真會把人逼瘋的。然後保羅又從容發出一陣笑聲，其實是一連串的咆哮。保羅害怕了。誰都免不了會怕。那些居民為什麼不乾脆開槍呢？那樣他們至少知道該怎麼辦——他們會爬回機座，飛入無邊的夜色中。

但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礁湖表面在溫暖、芬芳、半明半暗的亞熱帶夜裏泛着金屬的灰光。那天晚上他們就在飛機下面過了一夜。

保羅帶槍來真是大錯特錯。尤麗黛只記得第二天早晨他們站在城市的入口處，離噴泉大約幾百碼，頭上是一株長鬚交纏垂地的紅樹。保羅咻咻揮着手槍，樣子顯得很可笑。他們面前是一羣

留鬚的半裸男子，還有幾個女人，圍成半圓形。保羅很緊張。尤麗黛站在他身邊，聽見他呼吸短促而沈重。居民的面孔很陰沈，顯得非常不高興。

有一個人雙手抱在胸前，狠狠瞪着保羅。

「把那玩意兒放下來！」那人英語說得不錯。

保羅應該高興才對。當時他却不是這樣。也許他被這些古怪的居民嚇呆了，他們有的穿長袍和涼襯，有的又穿着襯衫和短褲。他還是亂揮着槍。

「把那玩意兒放下去！」

那人又說。尤麗黛站得很近，她輕輕把他手裏的槍斜放下去。保羅輕鬆下來。致命的武器慢慢放回鎗套裏。

但是有槍沒槍都一樣。那個人走上前來，雙方握了握手。那個人說他姓葛羅丘，是美國人。居民大致很客氣，甚至可以算友善了。他們儘量對一位不受歡迎的客人表示好感。接着互相問答了幾句。保羅向葛羅丘解釋他們的身份，以及他們正在從事的工作。

一位名叫勞士的人走上前來。他說得一口流利、稍帶學者風味的英語，有希臘口音。大家把他們帶到廣場上，在一家飯店裏招待他們。他們和勞士、葛羅丘共進午餐，勞士問了不少有關他們工作的問題。侍者送上一種當地的紅酒。一大羣男人、女人和孩子擠在廣場上，顯得非常興奮。他們覺得自己簡直像另一個星球來的怪物。

保羅和尤麗黛現在輕鬆了不少，其實他們對於自己發現這個殖民地，還相當熱心、相當高興。

呢。葛羅丘變得十分友善。他說他名叫瑪格斯，是一位名喜劇家的兒子。誰也不知道他是否在騙人，反正真真假假也不關緊要。葛羅丘以前是一艘教練機的駕駛員，飛機墜毀在小島上，只有他一個人活着。所以他在這兒。他快樂嗎？很快樂。難道他們沒看見這個地方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嗎？

葛羅丘肩膀寬寬的，塊頭很大，屬於愛吹牛、多嘴、友善、虛榮的一型，喜歡在女士面前出風頭。他好心替他們服務；要帶他們逛街。不，他們不該想要走。在上帝的樂園裏呆幾天又有什麼關係？噢，連阿拉的樂園也找不到比這兒更漂亮的黑眼女神哩。勞士已經吩咐過客棧老板琪龍；樓上備有一個房間，他們可以小睡一個鐘頭。他們飛了這麼久，也該睡一下了。小睡之後，他再帶他們到內陸湖去。保羅有沒有看過公開的裸浴？他是指地中海式的公浴。喔，他還沒有看過。尤麗黛想起她第一次到湖岸的情景。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文藝復興的畫「仙子戲水圖」。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若說島上少女習慣於裸露上半身，她並不驚奇。現在有六、七個少女在深深淺淺的水中嬉戲，全都是一絲不掛。葛羅丘是一位游泳健將。

「下來呀！」他在水裏大叫。

下午天氣悶熱，清水實在很迷人，保羅脫下衣服，隨他躍入湖中。尤麗黛覺得有趣極了。他們過一會兒就爬上來。有兩、三個女孩子也上來了，正在高高的松樹下公然繫裙子。

「你不覺得該去看看飛機嗎？」尤麗黛問。

「是的，我想應該去看看。」

接着就發生了一件悲劇，却也是情勢所逼，無法避免。一切只是幾分鐘的事。

無論如何。保羅和尤麗黛永遠走不出小島了。那頓友好的午餐，中午的休息，內陸湖的游泳都是預先安排的，爲了讓那兒的人有時間檢查飛機，執行命令。但是保羅死得真冤枉。

尤麗黛跟他來到飛機停留的岸邊。走近的時候，他們聽到亂砍、亂斷的聲音。他們楞了好幾秒，站在叢林後面呆呆地向前望。毫無疑問，島民正想把飛機弄壞，一面拆零件玩，一面設法摧毀其他的部分。亮亮的銀色機身在躁熱的沙地上閃閃發光。他們已破壞到什麼程度？保羅奮不顧身，要去保全他的財產。

「妳等在這兒。」

保羅衝出叢林，像瘋子般向他們大喝，要他們放手。他開了一槍，立刻將一個人射倒。另外兩個人避開亂槍的掃射，躲到另一邊去。

「回來，保羅！別這樣！」

尤麗黛在後面追他。她只看見另一邊有好多條腿纏在一起扭打。一聲槍響，又一個人倒在沙地上。第三個人奔逃到這一邊，大聲狂叫。突然一個巨大的黑色身影由機座跳出來，手上拿着斧

頭，猛撲到另一端。一雙赤腳和保羅的靴子交纏在一起，打得天昏地暗。接着一片沈默，保羅的身子軟綿綿落在另一具伏下的身體旁邊。尤麗黛想跑到保羅身旁，膝蓋却軟了。她拌倒在沙地上，臉孔朝下。想爬起來，但是一隻手肘的力量不够撐起身子。她看見一雙古銅色的赤腳故意踢起一陣泥沙，蓋在保羅身上。沙地熱得炙人，幸虧她的頭落在陰影裏。最先倒下的那個人已經坐起來了。

尤麗黛靜靜躺着，對身旁的變化毫不關心。一陣汽油味散在海風裏。她的頭腦十分清楚。向上一望，只見汽油從機翼流下來，在沙地上形成一條小溪。遠處有男男女女的聲音，一大堆清清楚楚却聽不懂的字句，愈來愈近了。保羅的身子躺在沙地上，一動也不動。

鮮血由太陽穴湧出來，在沙地上聚成血泊，與逐漸流過來的汽油混在一起，先染濕了他的褲子，後來又染濕了夾克。保羅死了，像海岸上的岩石，一點生命都沒有。羣衆是被槍聲引來的，現在已圍攏過來。尤麗黛茫然爬起來。她看見那個高個子爬出水面，原來他是去洗斧頭上的血跡。居民把受傷的人扶起來，問他怎麼回事。尤麗黛擡頭看見身邊一對對同情與憤恨的眼睛。

這時候，有一個瘦瘦的白髮老婦人走上前，把尤麗黛扶起來。

「別怕。他們不會對妳怎麼樣。」她就是愛媽·愛媽。「妳是美國人吧，是不是？我也是。」

「他死了？」

「是的。真遺憾會發生這種事。他不該先殺了我們的一個人。」